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二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尙書

衞宏序與史儒林傳漢藝文志不合疑宏之妄

孔氏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此說是朱註用陸氏蓋未定也

書序朱子斷以爲非安國作今云至劉歆班固則眞以爲安國作矣此註朱子文集無之

漢志言張霸爲百兩篇以中書校之非是後黜其書所載甚明孔氏語不知所據其謂劉向歆皆不見眞古文而漢志古經四十六卷乃霸書則幾於誣矣篇目出於鄭氏而以爲張霸作則不知所據

堯典南譌蔡傳引史記索隱作南爲今按索隱無之正義曰爲音於僞反命義叔宜恭勤民事則是正義本譌誤作爲非索隱也恭勤民事正解爲字之義監本正義作爲音於僞反坊本爲亦改作僞韻書爲字有去聲譌字則無坊本之誤無疑也朱子文集亦云史記索隱作南爲仁山金氏前編亦同皆因蔡氏之誤

朱子文集春王陽秋至陰疑至字誤亦當作王王同旺言陽王於春故舉日陰王於秋故舉宵蔡傳但云舉晝以見夜舉夜以見晝而不言春秋之分似春亦可以舉宵秋亦可以舉日矣當從訂傳

訂傳主爾雅水北曰汭之解一說亦水名一說小水入大水也皆所不用蔡傳兼用小水入大水意反不明白兩水合流之內豈嫣水之外又有一水乎此亦可疑

訂傳引晉天文志蔡傳脫晉字非是

堯之登庸若采皆泛咨於眾故共工驩兜皆得以舉人至治水則專咨四岳而云僉曰岳曰則僉乃四岳之名僉舉其名岳舉其官也舜之命官首云詢于四岳則皆咨於四岳可知而工虞二官不言咨四岳者文不備也於禹垂益伯夷皆云僉曰尤可證僉之爲四岳矣史以僉爲皆蓋其來已久然史以四岳爲四人史雖不言然舊解如此故以皆解僉字非謂與同朝諸侯共對也堯讓天下於四岳四岳辭不受而乃曰明明揚側陋則不專爲四岳言矣故同朝得共舉舜而後岳詳言之至繇之治水禹之宅百揆伯夷之作秩宗皆專咨四岳其同朝諸侯烏可以不待舜之咨而遽公言之乎且岳之與諸侯共舉也豈平時豫爲詳議以待舜之問乎抑臨時倉卒以對而所見適相同乎帝咨四岳而皆與諸侯共對是岳未嘗自舉一人也是皆事理之必不然者故當以僉爲岳之名爲得之舊解以四岳爲四人故不可以僉爲名蓋因此失之

伊訓畢命皆伏生之傳所無律歴志所引疑出古文而又與孔傳所傳不同蓋不可解蔡氏推之伏生口傳而晁錯屬讀者誤也口授之云朱子已不之信但未及辯其妄耳

張湛註列子昇與巽同

釋文止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注云或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蓋皆不審之辭不可以爲據也後又附著梁武帝語已明辯其僞矣其遂以入於書者則唐初諸儒之過也

上日卽元日也當以朔日爲的

禹治水成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是别封非襲崇伯爵也伯禹猶云后稷孔氏說非

諧疑與偕同史言朱虎熊羆爲益佐而傳推其例以及斯

伯與爲垂佐則諧與偕同無疑也大禹謨之惟汝諧或因此而誤不可據矣
夙夜出納句絕言汝能夙夜出納而朕命乃惟允矣夙夜勤愼之謂詩曰莫肎夙夜
典以紀事謨以紀言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可怪也其中精言不一必非後之人所能贋作意殘編斷簡或有存者而依倣增益以成之與亦不可考矣
脩飭治也古人文多相避引記語以爲脩鯀之功恐未然
金氏曰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右碣石在平州離石縣南左碣石通典云在高麗界中
金氏曰貞字本下下字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此從下二或誤作正通爲貞又篆貞字作正正與下下相類

囙以致誤

孫氏曰檿絲出於萊夷元縞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靑揚徐敍厥篚於三夷之下按爾雅檿絲出東萊當爲萊夷之貢至徐之元纖縞揚之織貝則未必出於夷也

金氏從古文尚書及說文河作菏謂菏澤與泲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靑州書達於泲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於菏則達於泲可知

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按此說得之木綿出於後世傳以吉貝二字牽合之耳卉服亦專指葛越不兼木綿也

忸怩廣韻心慙也此傳所本孟子註慙色也當從註

甘誓書大戰于甘而不著有扈氏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書法正同皆所以尊天子也傳但言深著有扈不臣之罪似未盡其意

孔子刪詩書太史公謂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篇後人又謂篇或刪其章章或刪其句不獨全詩也據此則書疑亦有纂輯不僅刪定矣愚意堯典若稽古云云及甘誓大戰于甘之類當出自夫子之手非盡史臣原文也更詳之

金氏曰說者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允侯爲司馬兵柄有歸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終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允侯爲羿黨也若是則允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

傳稱羿代夏政稱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蓋自羿距太康於河仲康及其羣弟奉其母濟河而南徯於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於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也仲康繼立於外命允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允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於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不能討羿以羿之强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允侯爲之助也按太康失國帝於河南而羿帝河北羿滅於浞太康傳之仲康后相大概與南北朝相似迨浞滅斟灌斟尋弑夏后相盡收河南而夏祀乃絶金氏

足正林說之誤矣然書序止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及黨羿之云書序雖非孔子所作見於史記亦必漢儒之舊況本序亦明言之不特書序也其云黨羿者以渠魁脅從之語意之耳余考此書前後文意不類自政典以下疑別一書語而編書者失其首簡遂以意屬之如梓材之例固未可以定羲和黨逆之罪也此及金氏所未及故附著之以俟後之君子訂焉

其如台唯商書四見蓋當時方言也如台猶云如何台字不當訓我自不與台小子一例史作其奈何訓義本分明

改正朔不改月數此說未然朱子亦不主之春秋分明是改月史記所書說者以爲皆太初改歷以後史家追改也

金氏曰君古文與周相似自周有終周字當作君也余按

酒誥爾大克羞耈惟君君當作周與此蓋互誤金氏說是也

我王來疑指陽甲鄭氏云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則遷殷自在陽甲之世盤庚實始其謀而又承命經營其事如周公召公之相宅攻位者故篇首專言盤庚而此云我王下云王命衆王若曰皆指陽甲王命衆乃盤庚以陽甲之命會臣民王若曰乃盤庚述陽甲之意誥臣民也相宅攻位以後民未畢遷而陽甲崩盤庚卽位乃成其志中下二篇不更稱王若曰所以別上篇王之爲陽甲也中篇先王不懷厥攸作則以陽甲之遷而言下篇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隱痛也此自指陽甲之崩意甚分明又三篇辭氣不類上篇嚴厲明肅中下二篇則少宛曲矣

盤庚初卽位故有幼孫沖人之稱而上篇則無此尤爲可見鄭氏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中下二篇盤庚爲君時事孔氏譏其謬而金氏以鄭博極古書當必有據是皆未考之本書也三篇皆旣遷後追記鄭以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由乃在位與後齊乃位相應似與召誥攻位之位同而先儒解無及此者姑記所疑

以先王遷都舊事定今日之規模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蓋欲極其辭而與之辨所云汝曷弗告朕其言與上異故曰攸箴

盤庚作陽甲崩而盤庚卽位也無逸曰作其卽位

上篇陽甲在位故曰我王此時陽甲沒矣故曰先王

遷殷在陽甲之世廟社規模已久定矣但未盡遷爾故有若乘舟汝弗濟爾忱不屬之戒傳不及此則其意不明金氏以遷從半塗爲言似亦未然

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孔註但謂代胥靡築道猶是曲說天問傅說胥靡乃相武丁胥靡相隨坐輕刑之名固不必爲諱也

洪範明作晢諸本皆作晢惟纂疏本作哲疑誤

朱子有皇極辨其解頗詳蔡氏用其說然亦畧有異同愚按民人之分當從蔡氏餘悉以朱子解爲正

金仁山通鑑載此篇多所移易以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百四十六字屬之五福疇考終命之下以惟辟作福至僭忒四十六字屬之六極曰弱之下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

風雨八十七字屬之五紀疇日歷數之下多不甚協姑識其說於此

我之弗辟朱子兩說不同蔡從後說作傳而諸儒多從前說以蔡傳爲不然今按書本文仍以前說爲正

新逆馬本正作親逆不必引詩傳也

召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與康誥篇首語正合則必別有其書而今亡矣伏生求書於亂亡之餘僅得首簡遂漫以屬之康誥孔書以伏生爲據不能更也蘇氏以移之洛誥臨川吳氏又移之梓材皆未當作亡書序爲是

棐與匪通棐忱猶難諶也朱子楚詞辨證引顏監解最明不知蔡傳何以不從也

陳氏曰王莽廢漢孺子嬰引周公復子明辟蓋因孔氏釋經之誤按王莽時孔傳未出蓋歐陽夏侯之說亦如此

林氏曰寻不敢宿與曲禮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

逸祝册告神之册也册逸誥命周公之册也

孔氏曰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杜預曰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以杜氏言考之則孔註爲非

立政克由繹之諸解皆作紬繹而不明注其音諸韻書亦無說史記紬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由字當同此音正韻紬繹之紬音抽而不引書語殘云亦讀作由

葉氏曰麗附於罪法也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故秋官稱

各麗其法以議獄訟開明也不能明於民之附法者而大降之罰

陳氏雅言曰殷民固不可以不使之富而尤不可以不使之知所訓也富而不知所訓則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不與危亡期而危亡至求欲永年其可得乎按永年當從此說傳全其性命之正太深陳氏經曰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附會傳解然非是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非貶詞也荒度宜如蘇訓

伯夷降典又云播刑之迪疑伯夷乃詳定律法而皋陶則行之如漢蕭何造律而何固非刑官也

文侯之命父義和案禮天子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天子於諸侯當名之今平王不以伯叔而但曰父不以

名而以字皆非

費誓在成王三年周公東征時作禮言金革之事無辟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註以爲母喪是也

秦誓序以爲敗殽後作史記以爲王官封殽尸後作不知孰是疑史記得之穆公彭衙再敗以後猶用孟明此乃云我尚不欲必非敗殽時作

毛詩

詩傳遺說注云文集詩傳舊序乃丁酉歲用小序解詩時所作文集與呂伯恭書云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爲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全書又云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册去伯恭之卒在辛丑此二書不注歲月乃丁酉以後辛丑以前書也至壬寅作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甲辰又

作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後序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某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蓋指舊本而又云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讀桑中篇亦云惜前說之不及竟則是時固未有成書也更三年丁未與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而陳文蔚錄云見在作詩集傳則戊申以後據此戊申後始有定本改名詩集傳而年譜云丁酉詩集傳成李成之性傳饒錄後序云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此皆誤指舊本失之不考馬氏文獻通考詩集傳條下又載陳氏云江西所刻晚年本出胡泳伯量家與建安本更定幾十之一考吳必大問詩傳中遺脫朱子答云印本已定不容增減不免別作補脫一卷是朱

子在時已有刻本疑即建安本而胡伯量本何以畧有異同補脫條例詩傳遺說注云後已改入印本以今校之繆木樂只音止今作之氏反載馳無我有尤尤過也三字亦未補入安成劉氏於振鷺載芟兩章畧載初解之異其爲江西本建安本亦未能明也詩傳序朱子原不以冠篇首乃後人補入此則詩傳遺說可據而詩集傳成於戊申以後文集語錄所載亦極分明惟江西建安兩本今不可考

監本大全原刻今未之見所行坊刻大全本於音韻甚多舛誤至集傳本較大全更多刪削改易不知何人爲之後人乃誤其譏於朱子亦可笑也　大全傳序綱領並載而妄增大全二字集傳則去綱領而存傳序尤爲乖戾　呂東萊先生讀詩記向有纂輯至已亥秋重修條例始定至辛丑尚未終篇而先生卒故公劉以後皆未刊定呂子約注語可考則朱子所與二書蓋已亥以後也　與必大錄云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閒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

濊舊說詩意方活按此說前後次第極爲分明必大錄在戊申已酉又沈僩錄云詩傳先生自謂無復遺憾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僩錄在戊午已未此則詩集傳至晚年而後有定本也明矣 李煇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煇錄不著歲月丁酉朱子五十八歲其作詩傳尚從序解則謂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者未可據也詩傳遺說作周謨錄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序云云無到三十歲四字謨錄在已亥以後此可據以證煇錄之誤

孔氏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如小宛小弁大明召旻之類以小雅大雅爲別又似非作者自名之也大概作者自名其同者則編詩者爲別之若鄭之叔于田加大字是亦其例至如兩柏舟兩無衣三羔裘三揚之水皆以當國爲別兩谷風兩杕杜兩甫田則有風雅之異小雅兩白華其一笙詩無詞故皆不爲改易也唐風兩杕杜一爲有杕之杜小雅兩黃鳥一爲緜蠻此似編詩者別之

朱子曰列國之風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此本王制然東遷之後王政不綱此典久廢而十三國之風多桓平以後詩也集傳又云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考之春秋諸侯朝覲之禮不數見矣卿大夫之聘亦寥寥也而貢詩之典乃獨不失乎且諸侯既自貢之則必有所擇於其閒如齊之載驅衛之二子乘舟新臺牆有茨陳之株林皆其國之大惡所宜忌諱而不欲明言者乃以是而貢之天子竊恐有未然也孔疏言太師采之夫以東周之微弱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區區自守之不暇先王之制蕩然無存而太師之職猶如西周之舊此又說之未可信者也或謂孔子周流列國采而輯之則季札觀樂昉十三國風已具但其次稍異耳且夫子

不至秦而秦有風往來楚蔡之間甚數而楚蔡無風其不可據也明矣姑記所疑於此以質博聞者

周南無周公詩而召南有召公詩此必有故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其說不盡然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定所以明文王之德而敢以己詩廁其間以掠其美哉故無周公之詩非果無之也特不之載耳

孔疏云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衞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其說是也又云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則自相矛盾矣宜從前說爲長

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衞敬

仲更加潤色愚謂直是毛公所創而衞敬仲潤色之耳鄭氏謂諸序本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其說恐未足據也

鄭譜云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此附會大序先王之所以教而立文不知先王自指文王與太王王季無涉也又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似以周召分說而孔疏乃云文王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賢人之化或得聖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詠有等級太師曉達聲樂妙識本原分別所感以爲二國之風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甚紕繆難通亦未必是鄭意也鄭譜又歷引姜女太任太似

而終之曰言后妃夫人有斯德皆可以成功則似后妃指
太姒夫人指姜女太任與孔前說相符而孔疏乃云后妃
夫人皆太姒也一人而二名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
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有先後之别
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
尚稱夫人二國别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后妃變稱夫人足
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其說之迂詭可不必
辨而亦非鄭意也召南序止稱夫人國君未嘗有所指而
毛傳鄭箋亦無明說不知孔何所據而云姑記於此
關雎小序說哀樂處不可曉然未嘗明言后妃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也毛傳甚簡畧推其意淑女自指后妃其言曰
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意自分明下又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亦主后妃而言至所云后妃思得賢女與之共已職者則鄭氏之意與毛傳無涉也孔氏以鄭釋毛其誤甚矣故特辨之妃音配天子之妃曰后惟后可稱好逑三夫人以下敢言配乎

鄭箋以逑爲仇謂此淑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其說甚迂繆孔氏言鄭解下二句異毛傳然其所以釋毛者仍用鄭意但微有不同非毛本義也

毛傳窈窕幽閒也又云此幽閒貞專之善女蓋以德言也鄭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與毛傳異義孔疏以鄭釋毛合而一之謂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

爲窕非也按孔說誤楚辭云子慕予兮善窈窕揚子云女
惡華丹之亂窈窕也則毛傳爲長班孟堅西都賦云窈窕
繁華更盛迭貴蓋亦用毛義王肅注詩引揚解雖與傳微
不同皆不以爲居處之狀也說文云深肆極也其說未分
明遂啟鄭氏之誤後來如陶淵明云窈窕以尋壑孫興公
天台賦幽邃窈窕曹攄詩窈窕山道深謝靈運詩窈窕究
天人李顒詩窈窕尋彎崎諸葛穎詩窈窕神居遠喬知之
詩窈窕九重閨蓋皆襲用鄭義而失之者楊升菴反據後
詩以駁王肅不亦巽乎

雎鳩今江淮間有之土人謂之魚鷹兩兩相隨而相去則
遠與朱子說合捕魚以食而實非鷹類也舊以爲鶚非是

集傳薄猶少也鄭氏曰汙煩撋之用力深澣則濯之耳集

傳亦本此意而汙澣皆云薄非少也芣苢自采而有而掇而捋而袺而襭俱以薄言言之亦非少畧之義出車之薄伐西戎集傳以爲不勞餘力與少畧之義合至六月之薄伐玁狁則不可以少畧言也薄言采芑猶可以少畧言至薄言還歸則不可以通矣芣苢毛傳曰薄辭也似宜從此解

螽斯釋文引郭璞曰江東人呼爲蚱蜢集傳蝗屬蓋用其說毛傳蚣蝑是也呂記與集傳同嚴氏則以爲蝗而謂毛傳爲非非非是

桃夭呂氏謂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集傳不取比義故大全删此句詩緝同呂說至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呂用鄭說喻王姬顏色之盛美嚴則謂亦喻王姬車服之盛

傳謂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似亦兼有顔色盛美之意故大全小註並載鄭說

芣苢毛氏曰宜懷妊卽治產難也嚴氏引山陰陸氏神仙服食法令人有子非是大全本草一條宜刪觀輔說自見其誤

芣苢采之訓始求之關雎采之則謂采而擇之蓋上已言流之是已取之矣故采訓擇之此亦視其上下文意而爲訓也嚴氏謂於流水以潔之荇菜生水中本至潔不必更於流水且采而後可以流而潔之於次序亦不合

南有樛木毛氏曰南南土也集傳曰南山也周詩多言南山此詩衆妾卽所見以起興不應舍南山而泛指南土也南有喬木則南國之詩與南山絕遠則自指南土言毛氏

日南方之木美而集傳不言蓋偶畧之當從毛氏

休息自當作休思孔氏已有此言按釋文則唐本已有作休思者陸謂其以意改非古本故不從此牽於鄭箋止息之云爾不知鄭箋自以止息二字訓休字非正出休息二字也毛傳先訓思辭而後漢上此明明可徵者而陸氏顧疑之乎集傳載吳說而又依毛傳先釋思辭後及漢水意自分明後來坊刻集傳皆删去吳氏語甚不可解

箋云鵲巢之君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案序卿大夫指南國則箋所云鵲巢之君必不指文王疏誤鵲巢采蘩皆稱夫人傳箋無明說疏以為即指后妃恐非毛氏之旨

周禮奔者不禁不字誤當作必字鄭每據以為說未之考

也詩美關雎書記釐降禮謹大昏易重咸恆聖人於夫婦之際其嚴如是豈周公立法以齊天下而顧開其淫奔之端乎其不然也審矣

有女如玉東萊蓋用毛氏德如玉之解與集傳不同

平王之子集傳載舊說以平王為武王而齊侯正指齊國之侯呂記同嚴粲引朱氏曰言齊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甯侯也案此解本黃氏朱子初解從之呂記亦不載襄公桓公其娶王姬皆在嗣位之後不得云齊侯之子此說甚可疑

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不從毛傳按此當以傳義為長必男三十女二十焉得相當者鄭之說於是為不通矣舜三十不娶已以鰥稱則毛氏期盡之說是也周禮等書皆舉其限耳疏又引越語云女

年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若女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反以十七為期此又不然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可嫁不必盡在十七以前越王故早為限斷不可據此以駁毛

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鄭氏不從其說譜云三分紂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帝王世紀云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皆臆說無所考故集傳俱削之西謂之鄘本王肅服虔說集傳云南謂之鄘本鄭譜按管蔡霍俱國名其在殷也特以相祿父治殷非分國而有之也當以集傳為正又史記云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為衛康叔孔安國云以三監之餘民封康叔為衛侯則似立

國之初已并得邶鄘之地非後來滅之也集傳云云尚恐未確或以著之頌公則更妄矣

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其說於興意爲切嚴粲解燕燕爲兩燕本此

毛傳曰睍睆好貌錢氏曰鮮明貌嚴氏曰睍睆然鮮明者黃鳥也集傳凊和圓轉之意新安胡氏以聲言之似非是當從嚴緝

濟盈不濡軌釋文云當從軌集傳定從軌者竹房謂聲之相叶也軌在軾前濡軌則沒其車矣此不待言若軌則濟盈所必濡者故曰此常理也濡者沾潤之意若水至軌亦不得言濡矣當從集傳

傳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似卽指周禮仲春合舞之事而疏別爲說失之

呂記引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嚴緝從之謂父母終姑姊尙存問其安否與集傳不同安成劉氏疑八人之中有夫人姑姊輩行意亦以集傳爲未然也案夫人之嫁有姪娣二人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夫人於二國之媵以諸姑伯姊稱之猶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云爾二國之媵非有輩行可論集傳以諸姑伯姊爲諸姬正自無嫌前註以諸姬爲姪娣乃概言之耳集傳以諸姑伯姊爲媵安成劉氏頗疑之據鄭箋則皆指在國未嫁欲歸問之可耳乾合然聊與之謀句又說不通

籧篨戚施當從毛傳爾雅籧篨口柔戚施面柔其訓非也鄭氏合而一之誤矣

周禮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嚴氏謂以衡笄爲二物是笄即簪而衡又別爲一物所謂垂於副之兩旁似指衡言若笄則不可以言垂矣集傳笄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說未甚分明

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兎絲孫炎云別三名郭璞云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異也頍弁傳云女蘿兎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艸云蒙王女孫炎云蒙唐也一名王女

相鼠只如舊說山陰陸氏曰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又謂之拱鼠按此鼠所不常見詩只言有皮齒體指常鼠言不謂其有禮也故集傳不取

呂記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其下有旒縿小註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旗之垂也集傳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與呂記不合據集傳則斿爲旗之體縿乃旗之垂孔疏其下有旒縿其序當如集傳所云豈朱子自覺其非而改之歟今大全於縿下註旗之體也是朱子初解與此不合

泉水之篇言出遊載馳之控于大邦皆設言也歸寧歸唁且不可而顧出遊於國中戾止於他邦乎集傳以出遊爲思遊於衛亦太拘而華谷謂許穆夫人乃欲赴愬於方伯而託歸唁爲詞尤泥

孔疏云纆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言旣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楕鑣之盛

鄭註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按註刻繒不知繒如何可刻疏謂毛以羽飾衣爲非而亦不明言刻繒之說也

孔疏云其黃而隕喻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己衰之後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王肅云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餓而不充喻不得志也鄭云我往之女家女家之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按下章云三歲爲婦則三歲食貧乃婦在夫家之歲月王鄭說皆非是

容遂集傳舒緩放肆似本初解從驕字來也詩緝雍容舒遂其解可從嚴又從錢氏以悸爲心動此卻不然垂帶下

不應著心動也集傳從毛爲是

河廣詩必作於襄公卽位之後可以往而不待故曰止乎禮義若在桓公時則無取矣按史記年表桓公七年娶衛女爲夫人世家云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而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則此時夫人固未歸衛也後八年而桓公卒襄公立襄公之卽位當文公之十年是此詩卽作於桓公時亦在衛旣遷以後而嚴氏之說不得通矣關雎集傳云河者北方流水之通名恐不得拘孔云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喩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亦太泥集傳宋在河南衛在河北二語可商

諼草名孔疏泥爾雅以諼爲忘不成文理亦非傳意呂謂從之非也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則合歡萱

草二物也集傳合歡二字疑衍文

毛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與毛不同當從毛說爾雅蓋本之尚書歐陽說恐不可據鄭氏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此說誤爾雅自是漢儒所作薈萃諸經訓詁而成之也

孔云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王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服按此說是鄭誤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非也

疏云一夫所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邑中空地未有宅者鄭康成云廛者若今

之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邑也里居也二鄭解不同傳似同康成說故箋無異義疏以司農解之非是

麟趾傳曰姓之爲言生也則同姓猶言同生

八十曰耋毛傳必有所據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桼釋文以爲妄加非也今本正脫曰耋二字易註云年踰七十服虔曰七十曰耋皆以意言之毛傳爲是

穀旦謂善日疏謂無陰雲風雨其意已明黃氏曰抄徒爲衍說且以差字訓觀尤非莊子曰差觀之又曰差數覩矣則差非訓觀也詩緫差擇穀善之朝晴明無風雨其訓爲明

晤歌傳晤遇也箋猶對也說文明也廣韻朗也當以傳爲

正集傳晤猶解也未詳所據案詩記引箋曰晤猶對也詩緝同解字必對字之訛

詩記云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旣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詩緝李氏曰毛以素冠爲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旣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韠也鄭以素冠爲旣祥素紕之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爲白絹未有以布爲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呂謂朝服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說尤不通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見其不能三年

也不如鄭氏之說爲有據按兩說不同集傳從鄭說至於素衣則直以爲素衣不轉爲黨嚴則悉從鄭說但詩曰素冠而鄭以縞冠釋之例未爲確姑載兩說以俟考焉

公劉在夏商之時其距堯時已五百餘年矣以歲差計之當退七八度堯時仲夏昏而火中計夏商之時火中在六月初故七月火猶西流周公只大概言之未必據當時所見也安成說非是

殆及公子同歸殆釋文作迨當從釋文猶迨其今兮之迨迨及也則與及字複然古語多有複用者如十年尚猶有臭尚猶亦複字也呂引程氏曰殆庶幾也嚴引錢氏曰殆猶將也集傳亦作將字解非

三之日于耜毛言冽士澀寒蓋言晚而猶寒晚以時節言

鄭於七月鳴鵙言幽地晚寒似言寒之晚與毛義不合嚴
謂氣候晚而多寒亦非毛義
集傳萑葦蒹葭也大槪言之據山陰陸氏說及詩緝則有
小中大三種小者曰蒹曰薕曰荻凡三名中者曰菼曰薍
曰萑曰騅凡四名大者曰葭曰蘆曰葦曰華凡四名三物
共十一名嚴曰蒹萑之小者菼葦之小者孔氏曰初生爲
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葦初生爲菼長大名薍成則名萑以例推之則初生爲蒹長大爲薕成則爲荻今以所見驗之則小者名荻初生青
色旣枯則赤色大者名蘆初生青色旣枯則白色而統名
之曰柴小曰荻柴大曰蘆柴亦稱爲蘆葦止兩種蓋合中
與大而一之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草毛云菼薍也蘆之初
生則毛亦以葭菼爲一草與今所見正合嚴謂蘆薍爲別

草非也嚴氏又曰秦風蒹葭舉小與大而言之豳風萑葦
舉中與大而言之

陸璣云蟬通語也則蜩是蟬之別名方言云楚謂蟬爲蜩
宋謂之蟭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蕩詩如蜩如螗
集傳曰皆蟬也七月毛傳云蜩螗也蕩傳云蜩蟬也螗蝘
也是諸蟬皆一物嚴粲分別非是

斯螽莎雞蟋蟀集傳一物變化而異其名此說疑誤斯螽
莎雞自是兩物不與蟋蟀同也當從舊說草蟲奇音青色當卽今所云曹
蠜阜螽喜躍當卽今所云蚱蜢總之皆蝗類
也分之則曰草蟲阜螽總之則曰螽斯斯螽

孔氏曰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亟其乘屋則治野廬之屋
也孔本鄭箋集傳以宮爲邑居之宅則亟其乘屋亦指邑
居安成劉氏謂治邑居卽塞向墐戶之時與孔鄭不同慶

源輔氏謂當從范董郎集傳所載或曰之說也宮既不爲都邑之宅則亟其乘屋未知所指董氏又有云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閒可以治之輔氏所取董說其并指此否詳其始播百穀之語當指田中之廬而言謂來歲郎當居此而播百穀也似以鄭孔說爲長

曹氏曰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寢廟也集傳獻羔祭韭而後啟之與曹氏不同

予手拮据鳥以足爲手也拮据從手嚴粲專以手言毛傳撠挶也孔疏謂以手爪挶持草也亦只言手

鄂不韡韡集傳從毛解毛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說已自分明鄭氏改鄂爲萼不爲柎歐陽氏已非之楊用修力詆集傳而從鄭義

不知集傳乃用毛解也是則註疏并未之見而妄爲言耳我行不來程子曰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陳而不復來也集傳用劉氏說然以上章靡使歸聘言之則以程子之說爲長

魚麗六魚以今考之與古註有不同者鱨魚本草綱目云古名黃鱨魚埤雅又名黃頰魚陸璣今名鰊軋音央軋又名黃顙魚無鱗身尾俱類小鮎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以今驗之卽俗所云鰊斯卽鰊軋聲之訛也但鰊軋頭有刺而綱目不言與陸璣草木疏陸農師埤雅所云皆不合其魚大者不過五六寸無大而有力解飛者綱目所云未知確否也鯊魚綱目云古名鮀魚又名吹沙又一名沙溝魚大者長四五寸其頭尾如一體圓似鱓頭狀如鱒厚肉重

脣細鱗黃白色有黑班背有鬐刺甚硬其尾不岐今俗名吹火筒疑即此魚漢氏所云有極大者乃海鯊非此類也魴魚即鯿魚鱧魚綱目云古名鮦魚又名元鱧烏鱧今謂之烏魚黑魚古名鮦者則今之鱓非鱧也嚴氏從陸璣以鯇為鱧非是鰋魚綱目曰無鱗大首偃額大口大腹古名鯷魚鮧魚又名鮎魚按今名鮎魚毛以鮎釋鰋為是嚴氏從郭璞以為二魚非也鯉魚今亦名鯉魚此古今無異說者又有鱮魚綱目云如鱅而頭小形扁細鱗肥腹其色白即鰱魚也鱅魚俗名滂頭鰱鰱味美鱅則不及又案鰥魚綱目云古名鮥魚鱤魚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能食魚故名鰥鮥鱤亦以食魚而名按鰥毛傳云大魚孔引孔叢子而

不著其形呂嚴亦無說當以綱目補之鱮魚孔引陸璣疏云鱮似魴而厚頭不大魚之不美者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亦謂之鱅嚴氏云鱮鱅相似而小別鱮頭小鱅頭大也此與今所見合

整居焦穫整居猶言盤據也集傳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耀州三原縣也按毛傳云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其說當是若郭璞之說則地至近非玁狁之所得而據也

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集傳疑卽朔方出車言南仲城彼朔方則方卽朔方無疑但詩言侵鎬及方則鎬與方相近劉向以爲千里之鎬今甯夏距西安不止千里向亦槪言之耳涇陽鄭以爲涇水之北不實指其地集傳在

豐鎬之西北亦概言之大全註今西安府涇陽縣玁狁雖深入爲寇未必遽能至此近時甯人顧氏引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以爲即今之平涼據此則又遠與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詩語不合按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安定今之平涼馮翊今之西安相距殊遠自平涼至西安凡涇水之北皆可名之涇陽不可實指其地也若西安之涇陽漢名池陽則周之涇陽未必指此大全註不知本於何人疑安成劉氏之說

十乘選鋒先行者別有大軍在後非止此也豐城朱氏說非是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不詳其地書禹貢既修大原至

于岳陽已明有其地而毛鄭不言者蓋疑之也朱子以爲大原陽曲縣據禹貢而言甯人顧氏謂晉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其說自是又引後漢書靈帝紀註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此則有必不然者詩言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吉甫亦未嘗逐出之也且焦穫鎬方皆在涇陽之外如其至涇陽而止則焦穫鎬方皆棄之於玁狁乎顧說非是竊意大原未必今之陽曲當別有其地今不可考顧以爲漢之涇陽特以後魏原州而牽合之其實無所據朱子亦但因禹貢而偶有未詳當依鄭闕之可也孔疏云惟金路有鉤言鉤膺則非草路此據周禮而言陳

氏曰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鉤膺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鍚是鍚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以此觀之則禮所謂鍚也鉤也朱也龍勒也鞗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此可破孔氏之說

毛云軝長轂之軝也似轂與軝爲二孔氏引說文云軝長轂詩詁曰軝轂之旁出者也考工記三分其轂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是轂之外者長而內者短也軝非轂名乃轂之外長而旁出者此說與毛合按說文亦云長轂之軝孔疏所引誤

漆沮之從蘇氏李氏皆以爲一水集傳從之嚴粲引李氏漆沮二水名考李本無二字嚴粲誤林氏禹貢解亦以漆沮爲一水緜自土沮漆則二水故李氏謂此與自土沮漆

不同

朱子語錄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

皇父卿士鄭箋云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孔疏云於六卿之外別爲都官以統六官之事蓋解鄭意而未有所據嚴粲引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註卿士卿之執政者其說疑是如管仲執齊政而國高則在其上子產執鄭政而子皮則在其上然卿士又非官名故傳又採宰士之說以下章考之宰士之說非也

家伯維宰鄭司農以宰爲宰夫王肅以宰爲小宰惟鄭康成以爲冢宰孔疏有辨甚明今坊本作冢宰誤也集傳當依詩緝補宰冢宰也四字孔疏宰次於司徒者便文以協

韻耳註疏詩緝本皆作維字呂記亦作彖字蓋刻本誤
昊天疾威孔氏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曰
旻天有作昊天者誤也按孔疏釋文兩說正相反疑釋文
誤集傳此章不釋旻字於小旻方釋之蓋從孔疏今坊本
作旻天此刻本之誤

周宗疑卽宗周偶倒文耳周宗旣滅與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同也

解頤新語曰近世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自有細卵如
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
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此
物不獨收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
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卵乃成余少時

嘗於筆管中見之蠮螉往來不絕久之以泥塞其上下又久之穴竅而出或未出而毀其窠則署如新語之云有小青蟲有小蜘蛛物理變化有不可常上下俱以泥塞而旣塞之後則蠮螉亦不常至孔疏所云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者猶是想度之也集傳所載乃草木疏之說

握粟出卜古者交易多以粟也日者傳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糈卽粟也

亂如此𢘊據廣韻禮韻皆當作𢘊音呼其作憮者音武各字各音不相混也字彙於憮字增音呼而引詩系之與廣韻禮韻皆不同不知何據今詩本皆作憮詩本音從廣韻作𢘊卻不言今本之誤然陸氏釋文亦作憮當是以今本誤改

董氏曰鄭康成言趨以采齊當爲楚薺之薺說文云薺疾藜也而茨則曰茅覆屋之名然則當鄭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呂記載之而集傳不言蓋以爾雅釋艸原作茨而詩又有墻有茨則不必改也

爾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禮器孔疏廟門之旁有室有堂按塾有左右兩塾又門內外皆有之共四塾也其中有堂有室平日待賓客於此故祭於此求之安成劉氏引人君宁立見賓之地在屏墻之外非也祭之日祝祭於祊則門內之塾也繹之日尚祊乎外則門外之塾也

賓之初筵首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語自分明呂記從董氏謂崔靈恩集注以首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嚴氏從之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二章既

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二章本不言射事而以仇爲匹耦室人爲主黨皆强不合按呂嚴皆從毛傳集傳從鄭箋

有壬有林毛以爲壬大也林君也鄭以爲壬任也卿大夫也林國君也集傳壬大也林盛也林爲衆義故爲盛言禮之盛大也按集傳解與兩有字少不協竊意壬當從鄭氏而林爲衆則工祝以及庖翟之類也

毛傳曰棧車役車也按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通言之孔氏謂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車未免拘泥

侯于周服毛於侯文王孫子註侯維也而此句不解自與前同鄭以爲爲君於周之九服中非是服卽以服事殷之

服謂臣服也故又云侯服于周嚴氏所引多非本義

俔天之妹鄭氏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君子偕老詩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雖美刺不同而語意相似今諺云如天女下降卽其意也集傳不解以其意已明王氏謂其德可以繼天非是

纘德之行集傳不解此句鄭氏曰及與也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呂嚴皆從之列女傳云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則專以大任言輔氏以成德爲行句未明又言足以嗣王季大任之事似從鄭說

不顯其光指親迎言不主造舟言也毛鄭皆主造舟言按此句與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語意畧同韓主送嫁之盛此主親迎之盛不專以造舟言也

嚴氏曰此詩言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爲漆沮之閒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言漆沮指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名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也按集傳沮漆二水名而不詳其地於潛頌漆沮不更註蓋與此詩同也吉日則本蘇氏以漆沮爲一水卽雍州之洛沮漆二水皆入渭而漆沮則入河嚴氏則以沮漆漆沮皆爲二水有上流下流之分三詩所云皆同也兩說各異水經沮水俗謂之柒水又謂之柒沮水其水入洛豈柒沮卽漆沮以其入洛故亦名洛水乎嚴氏又謂詩之言漆沮沮漆皆二水書之漆沮一水書之漆沮卽水經之沮水然水經沮入洛而書沮入渭則又有不合者酈道元注沮水下流分爲二一入渭一入

洛書蔡傳引寰宇記洭入渭不云入洛嚴氏亦云闕之以
俟知者蓋不可考矣
邱氏曰混當作昆字之誤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而不及其父𠬝周人特祀姜嫄謂之
先妣而不言其配則后稷爲無父之子明矣鄭以姜嫄爲
高辛之世妃於祀郊禖之時感大人迹而有身以高禖爲
天子之禮則以高辛爲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以旣云
妃不得爲無人道則以旣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此皆强爲
之解竊意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者乃姜嫄之父母家而姜
嫄以女無人道而忽有身故棄之迨以其異而後收養以
及於成人其後父母家亦卒無子故堯卽封之於有邰以
主姜嫄之祀至姜嫄之行嫁則無可考而后稷爲無父之

子見於詩者明明非誣也有邰爲后稷之母家亦無他明文而詩則可據史謂姜嫄帝嚳之元妃鄭謂姜嫄爲高辛之世妃考於詩而皆無之

會伐平林棄子者必棄之於無人之處適值有人來伐平林故更移而置之於寒冰之上也毛謂又爲人所收取旣爲人所收取又何得更置之於寒冰乎

禾役毛傳役行也說文作禾穎當從說文

孑說文無右臂曰孑曹氏云言其獨也按此卽俗云半箇之意

生甫及申毛以甫申皆四岳姜姓之後鄭以甫爲穆王時之甫侯呂記云甫申皆宣王時賢諸侯按王風不與我戍申不與我戍甫則必有甫國矣嚴氏謂甫爲仲山甫甫字

也中國也甫者男子之通稱不可以爲字如吉甫蹶父家
父父卽甫也專以甫稱之則知其爲誰乎仲山甫國語又
稱樊仲父樊是其采邑之名仲其行列仲山其字而甫則
以配字者也嚴說非是
孔氏曰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
之於郿也集傳云王在岐周從孔說嚴氏曰王命申伯爲
州牧改邑於謝必册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而飲餞於郿
也郿豐皆在鎬西其地相近召誥註文王之廟在豐命諸
侯必至豐告廟於周受命亦豐廟也按嚴說似爲有理但
告廟册命其事極重不應詩不及之且豐去鎬僅二十五
里郿未必在此二十五里之中岐周去豐二百餘里以地
里考之則嚴說妄也

大全所載朱子語往往有語類文集所不載者不知何本考詩傳遺說亦無之其有自他處採來可考者凡十之二三如韓奕首章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云云此爲詮詩之語不當見於他書而語類遺說皆不載不知所據案黃氏日抄有坊本詩傳折衷多載晦菴新說皆是贋作後人不察以廣取博採爲務而不復辨其眞僞凡大全所載必出於此等贋書也

顧氏引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水經注又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故當從王肅以

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鄭箋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韓姬姓之國也至燕師所完則訓燕爲安而曰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此皆非是按顧氏所引則韓與燕相近詩所云燕師所完相合但鄭又云韓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韋昭亦云宣王時命韓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晉之邑不得遠在方城縣而霍揚韓魏爲晉所滅見於左氏傳又何以解也今姑從集傳而闕所疑

鰷卽今鰷魚莊子所謂儵魚也

陟降庭止集傳引楚辭爲證其義明矣古註訓庭爲直於文義殊戾而嚴氏反謂集傳爲非以下篇紹庭上下言之正合如集傳解紹庭上下卽陟降厥家也若如古註作紹

直上下如何可通所引止大田既庭且碩庭當訓直若韓奕鯀不庭方周官四征不庭皆謂不來貢享于庭者不可作直字訓也朱子初解原依直字解見詩記後乃改之於楚辭辨證猶詳及之蓋自信其斷不可易者嚴氏生朱子之後而猶爲異說可謂無目者矣

千耦其耘朱子初解從鄭箋以耘爲除根株今集傳去苗間草也此當從初解今集傳或後人妄改之

黃騂曰黃當作純黃曰黃此誤文若黃騂曰黃則純黃者何以名之馬之黃多有詩言乘乘黃又言路車乘黃毛於鄭風云四馬皆黃秦風云乘黃四馬而黃不注亦同鄭風也以此推之可知其誤矣有駜之乘黃孔亦云黃馬

楅衡毛傳設牛角以楅之易本義所謂施橫木於牛角以

防其觸衡卽橫也鄭氏箋詩以楅衡爲一物注周禮以楅衡爲二物呂記備異說故引孔氏封人註云云嚴氏因之大全不辨其誤而亦載於下讀者不察反疑集傳亦惑之甚矣集傳並引周禮蓋以彼註爲誤

說文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亦騂特也按特卽牡之異名謂牛父也剛亦作犅正字通牛之牡者曰犅牛父也然不知所據更詳之

虔集傳亦截也書奪攘矯虔左氏傳虔劉我邊陲俱不作敬字解嚴氏從古註

讀書記疑卷之二終